

大字
足本
陳修園醫書四十八種

三星書店發行

S2942/46-2
1758
1P10

省中医藥學會藏

商部 11-187 $\frac{10}{24}$



而衛氣必絃。茲反洪大。則非正氣與外邪為病乃虵動而氣厥也。故涎心痛症而知其有虵蟲。此言虵蟲腹

痛之脈也。

虵蟲之為病。令人吐涎心痛。發作有時。毒藥不止者。甘草粉蜜湯主之。此為臟燥而為

虵痛者。出其方治也。尤在涇云。吐涎。吐出清水也。心痛。痛如咬嚙。時時止。下是也。發

作有時者。虵飽而靜。則痛立止。虵飢求食。則痛復發也。毒藥。即錫粉雷丸等殺蟲之藥。

毒藥者。折之以其所惡也。甘草粉蜜湯者。誘之以其所喜也。白粉。即鉛白粉。能殺二蟲。

而雜於甘草白蜜之中。誘使蟲食。甘味既盡。毒性旋發。而蟲患乃除。此醫藥之巧也。

甘草粉蜜湯方。甘草二兩。白粉二兩。白蜜四兩。上三味。以水三升。先煮甘草取二

升。去滓。納粉蜜。攪令和。煮如薄粥。溫服一升。差即止。

虵厥者。足厥冷而手其人當吐。虵今病者靜。而復時煩。此為臟寒。虵上入其膈。故煩。須臾復

止。得食而嘔。又煩者。虵聞食臭出。其人當自吐。虵。虵厥者。以烏梅丸主之。此為臟寒之

虵厥。而出其方治也。謹攷。御纂醫宗金鑑註。此為臟寒之此字。當是非字。烏梅丸

方。烏梅三百個。細辛六兩。乾薑十兩。黃連一斤。當歸。川椒各四兩。附子炮。桂枝。人參。

六黃柏各六兩。上十味。異搗篩。合治之。以苦酒漬烏梅一宿。去核。蒸之。五升。米下。飯熟。

搗成泥。和藥令相得。納臼中。與蜜杵二千下。丸如梧子大。先食飲服十丸。日三服。稍增

至二十丸。禁生冷滑臭等食。

金匱要略淺註卷九

婦人妊娠病脈證治第二十

師曰婦人

經斷而後得平之脈陰其後為

陰脈

視關前

小弱

是胎元其人渴

非上焦有熱乃

不能

食

非胃家有病乃

無寒熱

邪也表名曰

日

胎已成而

當有此證

設有醫

者不知為孕而

治之

逆者卻一月

證若

吐下者

當明

告其

一誤不可再誤

則絕之

易所謂勿藥

尤在淫云

平脈脈無病也

即內經身有病而無邪

脈之意

陰脈小弱者

初時胎氣未盛而陰方受蝕故陰脈比陽脈小弱至三四月經血

久畜陰脈始強內經所謂手少陰脈動者

妊子千金所謂三月尺脈數是也其人渴

子者內多熱也一作嘔亦通今妊婦二三月往往惡阻不能食是已無寒熱者無邪氣

也夫脈無故而身有病而又非寒熱邪氣則無可施治惟宜桂枝湯和調陰陽而已徐

氏云桂枝湯外證得之為解肌和營衛內證得之為化氣調陰陽也今妊娠初得上下

本無病因子室有礙氣溢上下故但以芍藥一味固其陰氣使不得上溢以桂甘薑棗

扶上焦之陽而和其胃氣但令上之陽氣充能禦相侵之陰氣足矣未嘗治病正所以

治病也否則以渴為熱邪而解之以不能食為脾不健而燥之豈不謬哉六十日當有

此證者謂妊娠兩月正當惡阻之時設不知而妄治則病氣反增正氣反損而嘔瀉有

加矣絕之謂禁絕其醫藥也婁全善云嘗治一婦人惡阻病吐前醫愈治愈吐因思仲

加矣絕之謂禁絕其醫藥也婁全善云嘗治一婦人惡阻病吐前醫愈治愈吐因思仲

景絕之之旨。以炒糯米湯代茶止藥月餘漸安。又一本絕之謂當斷絕其病根。不必泥於安胎之說。而狐疑致誤也。亦通。

婦人行經時經未淨或遇冷氣房事六淫邪氣衝斷其宿有癥病或不在子宮則仍行經

乃經斷未及三月而得漏下不止胎養無血以動動若在欲落矣今動臍上者此為之每月集

癥氣癥於堅阻其不入害欲其血無所入而下漏其害非胎前也雖然經斷原有胎與之異

妊娠六月動者問其前三月經水順利應時而無前後差參其胎也若前之三月其期經

之下血者乃後斷三月之所謂也然既有胎何以又為漏下而不知舊血未所以血

不止者其癥不去故也癥不去則胎當下其癥桂枝茯苓丸主之此為妊娠宿有癥

病而出其方治也桂枝茯苓丸方桂枝 茯苓 丹皮 桃仁去皮芍藥各等

上五味末之煉蜜丸如兔屎大每日食前服一丸不知加至三丸

婦人懷妊六七月脈弦發熱有似其胎愈脹乃頭與身腹痛皆不惡寒至少腹陣陣作

如被扇所以然者子臟開冷不能合而風也夫藏開風入其陰內勝則其弦為陰氣而

也當以附子湯溫其臟此為胎脹少腹如扇者出其方治也李氏云子臟即子宮也

臍下三寸為關元左二寸為胞門右二寸為子戶昔人謂命門為女子繫胞之處非謂

命門即子臟也金匱明明指出少腹何荒經者之聚訟紛紛也

師曰婦人有漏下者謂之激經也有謂之半產半產後傷其因續下血都不絕者有妊

婦人懷妊

娠下血者。

如前之因癥者固有之。

假令妊娠。

無癥而下血惟見。

腹中痛。

者為胞阻。

胞阻者胞中之氣血不和而阻其化育也。以膠

艾湯主之。

推而言之凡婦人經水淋瀝及胎阻前後下血不止者皆衝任脈虛陰氣不守也。此方皆可補而固之。

此為胞阻者而出其方。

治也。然此方為經水不調胎產前後之總方。

膠艾湯方。

乾地黄

六兩

川芎

阿膠

甘草

各二兩

艾葉

當歸

各三兩

芍藥

四兩

上七味以水五升清酒三升合煮取三升去

滓內膠令消盡溫服一升日三服不差更作。

婦人懷孕腹中疝痛當歸芍藥散主之。

此為懷妊腹中疝痛者出其方治也。

徐忠可

云疝痛者綿綿而痛不若寒疝之絞痛血氣之刺痛也乃正氣不足使陰得乘陽而水

氣勝土脾鬱不伸鬱而求伸土氣不調則痛綿綿矣故以歸芍養血苓朮扶脾澤瀉瀉

其有餘之舊水芍藥暢其欲遂之血氣不用黃芩疝痛因虛則稍扶寒也然不用熱藥

原非大寒正氣充則微寒自去耳。

當歸芍藥散方。

當歸

芍藥

各三兩

芍藥一斤

苓

白朮

各四兩

澤瀉

半斤

上六味杵為散取方寸七酒和日二服。

妊娠

胃中有寒飲則嘔吐。

嘔吐不止。

則寒而且虛矣。

乾薑人參半夏丸主之。

此為妊娠之嘔吐不止而

出其方也。半夏得人參不惟不碍胎且能固胎。乾薑人參半夏丸方。乾薑人參

各一兩半夏

二兩

上三味末之以生薑汁糊為丸梧子大飲服十丸日三服。

妊娠小便難飲食如故。

以

當歸貝母苦參丸主之。

尤在涇云小便難而飲食如故則病

不由中焦出而又無腹滿身重等證則更非水氣不行知其血虛熱鬱而津液濇少也。

當歸補血。苦參除熱。貝母主淋瀝邪氣。以肺之治節。行於膀胱。則邪熱之氣除。而淋瀝愈矣。此兼清水液之源也。當歸貝母苦參丸方。當歸 貝母 苦參各四兩 上三

味末之。煉蜜丸如小豆大。飲服三丸。加至十丸。

妊娠有水氣。謂未有腫脹無其形但有其氣也。水氣在內則身重。小便不利。外則水氣在頭眩。葵子茯苓散主之。是專以通竅利水為主也。葵能滑胎而不忘有病則病當之也。此為妊娠有水氣者。而出其

方治也。葵子茯苓散方。葵子 一升 茯苓 三兩 上二味杵為散。飲服方寸匕。日二

服。小便利則愈。

婦人妊娠。無病不須服藥。若其人瘦而有熱。恐熱氣耗血傷胎。宜常服當歸散主之。徐忠可云。生物者土也。而土

之所以生物者。濕也。血為濕化。胎尤賴之。故以當歸養血。芍藥斂陰。肝主血。而以芍藥

通肝氣。脾統血。而以白朮健脾。土其用黃芩者。安胎之法。惟以涼血利氣為主。白朮佐

之。則濕無熱而不滯。故白朮佐黃芩。有安胎之能。是立方之意。以黃芩為主也。胎產之

難。皆由熱鬱而燥。機關不利。養血健脾。君以黃芩。自無燥熱之患。故曰常服易產。胎無

疾苦。并主產後百病也。當歸散方。當歸 黃芩 芍藥 芍藥各一斤 白朮半斤 上

五味。杵為散。酒服方寸匕。日再服。妊娠常服。即易產。胎無疾苦。產後百病悉主之。

妊娠。肥白有寒。當以溫藥。養胎。白朮散主之。尤在涇云。妊娠傷胎。有因濕熱者。亦有因濕寒者。隨

人臟氣之陰陽而各異也。當歸散。正治濕熱之劑。白朮散。白朮牡蠣燥濕。川芎溫血。蜀

人臟氣之陰陽而各異也。當歸散。正治濕熱之劑。白朮散。白朮牡蠣燥濕。川芎溫血。蜀

椒去寒則正治濕寒之劑也。仲景並列於此。其所以詔示後人者深矣。白朮散方

白朮 川芎

蜀椒三分
去汗牡蠣

上四味杵為散。酒服一錢。七日三服。夜一服。但苦痛

加芍藥。心下毒痛。倍加芍藥。心煩吐痛。不能食飲。加細辛一兩。半夏大者二十枚。服之後。更以醋漿水服之。若嘔。以醋漿水服之。復不解者。小麥汁服之。已後渴者。大麥粥服之。病雖愈。服之弗置。

婦人傷胎。懷身腹滿。不得小便。從腰以下重。如有水狀。懷身七月。太陰當養不養。此心氣實。當刺寫勞宮。及關元。小便微利則愈。尤在涇云。傷胎胎傷而病也。腹滿不得小便。從腰以下重。如有水氣。而實非水也。所以然者。心氣實故也。心君火也。為肺所畏。而姙娠七月。肺當養胎。心氣實。則肺不敢降。而胎失其養。所謂太陰當養不養也。夫肺主氣化者也。肺不養胎。則胞中之氣化阻。而水仍不行矣。腹滿便難。身重。職是故也。是不可治其肺。當刺勞宮。以寫心氣。刺關元。以行腎氣。使小便微利。則心氣降。心降而肺自行矣。勞宮心之穴。關元腎之穴。徐忠可云。按仲景妊娠篇凡十方。而丸散居七。湯居三。蓋湯者蕩也。妊娠當以安胎為主。則攻補皆不宜驟。故緩以圖之耳。若藥品無大寒熱。亦不取泥膈之藥。蓋安胎以養陰調氣為急也。

婦人產後病脈證治第二十一

問曰。新產婦人有三病。一者病瘧。二者病鬱冒。三者大便難。何謂也。師曰。新產

之婦畏其無汗若無

汗則營衛不和而為發熱無汗等證似乎傷寒之表病但血虛氣熱則多汗出汗出則

而喜中風血不養筋而故令病瘕新產之婦畏血不行若不行則血瘀於內而為發熱

湯下之可辨也然雖欲亡血血亡其氣無復汗寒自內生而寒多氣為陰陰亡失故令

省人事而不鬱胃行又恐汗與血過多以致亡津液胃腸燥故大便難血傷津則一也

此為產後提出三病以為綱非謂產後止此三病也

上言新產之病其綱有三然瘕病有竹葉湯之治產婦鬱胃邪少而其脈微弱中虛而

不能食胃液乾故大便反堅身無汗但頭汗出之證也究其鬱胃中兼有所以然者血虛陰虛而

陽氣厥厥而必胃家欲解必大汗出是陽氣鬱得以外洩而解以虛血為下陰虛而

為孤陽上出故頭汗出又或不所以然者請再產婦頭汗既喜其通汗出而者亡陰血

虛陽氣獨盛故當損其汗出陰則就陰陽乃平復須知大便堅為津少也其嘔不為胃氣

氣逆也其不能食不為熱不殺穀而小柴胡湯主之此為鬱胃與大便難之

相兼者詳其病因而出其方治也小柴胡湯方見嘔

鬱胃病既解而能食至七八日更發熱者能食而更發熱便知其非虛病而為食復矣因

此為胃實宜大承氣湯主之此言大虛之後有實證即當以實治之若畏承氣之峻而

不敢用恐因循致虛病變百出甚矣哉庸庸者不堪以共事也若畏承氣之峻而用穀

芽麥芽山查神麴之類消耗胃氣亦為害事大承氣湯方見瘕

金匱要畧卷之八

產後屬虛客寒阻滯氣血則腹中疝痛以當歸生薑羊肉湯主之。併治腹中寒疝。虛勞不足。參各

家說。疝痛者。緩緩痛也。概屬客寒相阻。故以當歸通血分之滯。生薑行氣分之寒。然胎

前責實。故當歸為藥散內。加茯苓澤瀉。瀉其水濕。此屬產後。大概責虛。故以當歸養血

而行血滯。生薑散寒而行氣滯。又主以羊肉味厚氣溫。補氣而生血。俾氣血得溫。則邪

自散而痛止矣。此方攻補兼施。故并治寒疝虛損。或疑羊肉太補。而不知孫真人謂羊

肉止痛利產婦。古訓鑿鑿可據。又何疑哉。當歸生薑羊肉湯方見寒疝

然痛亦有不屬於虛者不可不知產後腹痛。若不煩不滿。為中虛而煩。氣壅滿而不得卧。此熱下鬱而

枳實為藥散主之。此為腹痛而煩滿不得卧者。出其方治也。方意是調和氣血之滯。所

謂通則不痛之輕劑也。下以大麥粥者。兼和其肝氣而養心脾。故癰膿亦主之。枳實

為藥散方。枳實燒令黑勿太過為藥各等分上二味杵為散。服方寸匕。日三服。并主癰膿大

麥粥下之。

師曰。產婦腹痛。法當以枳實為藥散。假令不愈者。此為熱灼血乾腹中有瘀血。其著於臍下。非

實為藥所能治也宜下瘀血湯主之。亦主經水不利。此為痛著臍下。出其方治也。意者病去則

虛自回。不必疑其過峻。下瘀血湯方。大黃三兩桃仁三十個蟅蟲二十枚上三味。

末之。煉蜜和為四丸。以酒一升煮丸。取八合。頓服之。新血下如豚肝。張石頑云。加蜜以緩大黃之急也。

然亦有不可專下其瘀者不可不知產後七八日。無頭痛發熱。太陽證。少腹堅痛。此惡露不盡。治者不外下

其瘀血而已

然其不大便煩躁發熱切脈徵實。是胃家之實也。陽明旺於申酉。更倍發熱。至日晡時煩躁。

者。又胃熱之驗也。食入於胃。長氣於陽。若不食。則已食。入則助胃之。謔語。又胃熱之驗也。然又有最確之辨。

輕而夜至夜衰之時而即稍愈。其為胃家之實。宜大承氣湯主之。蓋此湯熱與結在裏。少腹結在膀胱也。此言血雖結於少腹。若胃有實熱。當以大承氣湯為主。若但治其

血而遺其胃。則血雖去而熱不除。即血亦未必能去也。此條至夜即愈四字。為辨證

大眼目。蓋晝為陽而主氣。暮為陰而主血。觀下節婦人傷寒發熱。經水適來。晝目明了。

暮則謔語。如見鬼狀者。此為熱入血室。以此數句而對面尋繹之。便知至夜則愈。知其

病不專在血也。

產後中風續續數十日不解。證以不應在桂枝。頭微疼惡寒。時時有熱。皆桂枝本證。心下悶。

邪入胸膈為太。陽之裏。證其餘乾嘔汗出。俱為桂枝證。例中本有之。證是桂枝證。更進一層。雖久而陽旦

證續在者。可與陽旦湯。張石頑云。舉此與上文承氣湯為一表一裏之對子。蓋不以日

數之多而疑其無表證也。愚按此言產後陽旦證未罷。病雖久而仍用其方也。傷寒

論太陽篇有因加附子參其間。增桂令汗出之句。言因者承上病證象桂枝。因取桂枝

湯之原方也。言增桂者。即於桂枝湯原方外。更增桂枝二兩。合共五兩是也。言加附子

參其間者。即於前方間參以附子一枚也。孫真人於此數句。未能體認。反以桂枝湯加

黃芩為陽旦湯。後人因之。至今相沿不解。甚矣讀書之難也。然此方傷寒論特筆用令

黃芩為陽旦湯。後人因之。至今相沿不解。甚矣讀書之難也。然此方傷寒論特筆用令

汗出三字。是大眼目。其與桂枝加附子湯之治遂漏者。為同中之異。而亦異中之同。益止汗漏者。匡正之功。令出汗者。驅邪之力。泛應曲當。方之所以入神也。上節裏熱成實。雖產七八日。與大承氣湯而不傷於峻。此節表邪不解。雖數十日之久。與陽旦湯而不慮其散。此中之奧妙。難與淺人道也。丹溪謂產後惟大補氣血為主。其餘以未治之。又云。芍藥伐生生之氣。此授庸醫藏拙之術。以誤人。不得不直斥之。頭疼惡寒。時時有熱。自汗乾嘔。俱是桂枝證。而不用桂枝湯者。以心下悶。當用桂枝去芍藥之法。今因產後亡血。不可逕去芍藥。須當增桂以宣其陽。汗出至數十日之久。雖與發汗遂漏者迥別。亦當借桂枝加附子湯之法。固少陰之根。以止汗。且止汗即在發汗之中。此所以陽旦湯為絲絲入扣也。陽旦湯方。坊本俱作桂枝湯加黃芩。今因傷寒論悟出是桂枝湯增桂加附子。

前以產病為產後三大綱之一。然產病皆由起於中風。今以中風將變產而言之。產後中風發熱面正赤。喘而頭痛。此病在太陽。勝產後正氣大虛。又不能以竹葉湯主之。此為產後中風正虛邪盛者。而出其補正散邪之方也。方中以竹葉為君者。以風為陽邪。不解即變為熱。熱甚則灼筋而成瘕。故於溫散藥中。先以此而折其勢。即杜漸防微之道也。

次男元犀按太陽之脈上行至頭。陽明脈過膈上復於面。二經合病。多加葛根。

竹葉湯方 竹葉 一把 葛根 三兩 防風 桔梗 桂枝 人參 甘草 各一兩 附子 一枚

生薑 五兩 大棗 十五枚 右十味。以水一斗。煎取二升半。分溫三服。覆使汗出。頸項強用

大附子一枚。破之如豆大。一本作八。前藥揚去沫。嘔者加半夏半升洗。張石頑云。附子恐

是方後所加。治頸項強者。以邪在太陽。禁固其筋脈。不得屈伸。故用附子溫經散寒。揚去沫者。不使幸熱上浮之氣。助其虛陽上逆也。

婦人乳中虛。煩亂嘔逆。安中益氣竹皮大丸主之。徐忠可云。乳者乳子之婦也。言乳汁

去多。則陰血不足。而胃中亦虛。內經云。陰者中之字也。陰虛不能勝陽。而火上壅。則煩

氣上越。則嘔煩而亂。則煩之甚也。嘔而逆。則嘔之甚也。病本全由中虛。然而藥止用竹

茹。桂。甘。石。膏。白。薇。者。蓋中虛而至為嘔。為煩。則膽腑受邪。煩嘔為主病。故以竹茹之除

煩止嘔者為君。胸中陽氣不用。故以桂甘扶陽。而化其逆氣者為臣。以石膏涼上焦氣

分之虛熱為佐。以白薇去表間之浮熱。為使。要知煩亂嘔逆。而無腹痛。下利等證。雖虛

無寒。可疑也。妙在加桂於涼劑中。尤妙在甘草獨多。意謂散蘊蓄之邪。復清陽之氣。中

即自安。氣即自益。故無一補劑。而反註其立湯之本意。曰安中益氣。竹皮大丸神哉。喘

加柏實。柏每西向。得西方之氣最清。故能益金潤肝木而養心。則肺不受燥。喘自平也。

有熱倍白薇。蓋白薇能去浮熱。故小品桂枝加龍骨牡蠣湯云。肝多熱浮者。去桂加白

薇。附子各三分。名曰二加龍骨湯。則白薇之能去浮熱可知矣。竹皮大丸方。生竹

茹。石膏各二分。桂枝。白薇各一分。甘草七分。上五味末之。棗肉和丸。彈子大。飲服一

丸。日三夜二服。有熱倍白薇。煩喘者加栝實一分。

凡下利病多由濕熱白頭翁之苦。產後下利虛極。似不可不商及補劑。但參朮則恐以勝濕寒。以除熱固其宜也。而白頭

翁加甘草阿膠湯主之。誠為對症方中甘草之甘涼清中即所以補中阿膠之滋潤去風

近知矣此為產後下利虛極者而出其方治也。白頭翁加甘草阿膠湯方

甘草 阿膠各二兩 秦皮 黃連 藥皮各三兩 上六味以水七升煎取二升半內膠各

消盡分溫三服

附方

千金三物黃芩湯 治婦人未離產在草蓐自發去衣露其身體而得微風亡血之後陽

肢苦煩熱然此證當辨其頭痛者是風未全變為熱與小柴胡湯以解之若頭痛不痛但煩者則

為熱矣熱感則蟲生勢所必至以此湯主之按附方者金匱本書闕載而千金外臺等書載之其云

出自金匱後人別之曰附方。黃芩一兩 苦參二兩 乾地黄四兩 上三味以水六升

煎取二升溫服一升多吐下蟲

千金內補當歸建中湯 治婦人產後虛羸不足腹中刺痛不止吸吸少氣或苦少腹中

急摩痛引腰背不能食飲產後一月日得服四五劑為善令人強壯宜當歸四兩 桂

枝 生薑各三兩 芍藥六兩 甘草二兩 大棗十二枚 上六味以水一斗煎取三升分溫三

服一日令盡若大虛加飴糖六兩湯成內之於火上煖令飴消若去血過多崩傷內衄

不止加地黃六兩阿膠二兩合八味湯成內阿膠若無當歸以芍藥代之若無生薑以

乾薑代之徐忠可云產後虛羸不足先因陰虛後并陽虛補陰則寒凝補陽則氣壅

後天以中氣為主。故治法亦出於建中。但加當歸。即偏於內。故曰內補當歸建中湯。謂腹中刺痛不止。血少也。吸吸少氣。陽弱也。故將桂枝生薑當歸之辛溫。以行其營衛之氣。甘藷白芍。以養其脾陰之血。而以飴糖大棗。峻補中氣。則元氣自復。而羸者豐。痛者止也。然桂枝於陰陽內外。無所不通。尤妙得當歸善入陰分。治帶下之疾。故又主少腹急痛。引腰背不能飲食者。益帶下病去。而中氣自強也。曰產後一月。日得服四五劑。為善。謂宜急於此調之。庶無後時之歎。然藥味和平。可以治疾。可以調補。故又曰。令人強壯。宜其云大虛加飴糖。以虛極無可支撐。惟大甘專於補脾。脾為五臟六腑之母。止此一條。可以得其生路也。其去血過多。崩傷內衄。加乾地黃阿膠。以其所傷原偏於陰。故特多加陰藥。非產後必宜用地黃阿膠也。

婦人雜病脈證并治第二十二

婦人。中風。七八日。

身業已熱除而復

續來寒熱。發作有

一定

時。

因其病而問其經水已來

適斷者。

蓋以經水

斷於內而寒熱發於外雖此症亦

與經水適來者不同而

為熱入血室。其血

阻為邪所必結

結於內未入臟外不在表而

乃在表裏之間

故使

寒熱往來

如瘧狀。發作有時。

以小柴胡湯主之

達經脈之結仍藉少陽之樞

以轉之俾氣行而血亦不結

矣。

此為中風熱入血室。經水適斷者。出其方治也。蓋以邪既流連於血室。而亦浸淫於

經絡。若但攻其血。血雖去而邪必不盡。且恐血去而邪反得乘虛而入也。故小柴胡湯解其熱邪。而乍結之血自行矣。

熱入血室不獨中風婦人傷寒寒鬱發熱時經水適來過多不止血室空虛則熱邪遂

有之而傷寒亦然主氣之陽無病故晝日明了主血之陰受邪故暮則譫語諸語皆非習見之事如見鬼狀者之適來而定其

證此為熱入血室既非陽明胃實所致也治之者無以下犯其胃氣及上二焦之一曰胃脫

以吐傷之一曰胃中之汁不可以汗傷之惟侯其經水盡則血室之血復生於胃府水穀之精必自愈此為傷寒熱入血室經水適來

者詳其證治也師不出方蓋以熱雖入而血未結其邪必將自解汗之不可下之不可

無方之治深於治也郭白雲謂其仍與小柴胡湯或謂宜刺期門猶是淺一層議論

婦人中風發熱惡寒當表邪方盛之際而經水適來任厥陰之血又皆取資於陽明今衛得病之期也

至而八日正值陽明主氣之期病邪熱除其脈遲身涼和陰俱循胸脇之間故胸脇滿病

不痛與大結胸不按其痛小結胸之狀而且熱與血搏譫語者此為熱入血室也治者

胸按之始痛分別其滿盛亦如結胸之狀神明內亂而作譫語者此為熱入血室也治者

要圖當刺之肝募期門隨其實而取之何以謂之實也此承本篇第一節而言中風熱入血

室之證治也但第一節言寒熱已除而續來此言寒熱方盛而並發前言經水已來而

適斷此言方病經水之適來前言血結而如瘧此言胸脇滿如結胸前無譫語而此有

譫語以此為別然亦有不在經水適來與通斷陽明病下血譫語者此為熱入血室其證通身無汗但頭上汗出

當刺期門隨其實而瀉之令通漑然汗出者愈此言陽明病亦有熱入血室者不必拘

於經水之來與斷也但其證下血頭汗出之獨異也蓋陽明之熱從氣而之血襲入胞

宮卽下血而讞語不必乘經水之來而後熱邪得以入之彼為血去而熱乘其虛而後入此為熱入而血有所迫而自下也然既入血室則不以陽明為主而以衝任厥陰之血海為主衝任奇脈也又以厥陰為主厥陰之氣不通故一身無汗鬱而求通遂於其少陽之府而達之故頭上汗出治法亦當刺期門以瀉其實刺已周身泠然汗出則陰之閉者亦通故愈

婦人咽中帖如有炙鬱吐之不出吞之不下俗謂之梅核氣病多得於七情鬱氣痰凝氣阻以半夏厚朴湯主之此為痰

氣阻塞咽中者出其方治也徐忠可云余治王乙小咽中每噎塞嗽不出余以半夏

厚朴湯投之卽愈後每復發細問之云夜中燈下每見暈如團五色背脊內間痠甚人

又壯盛知其初因受寒陰氣不足而肝反鬱熱甚則結寒微動挾腎氣上衝咽喉塞噎

也卽於此方加大劑枸杞菊花丹皮肉桂暈乃漸除而咽中亦愈故曰男子間有之信

不誣也半夏厚朴湯方半夏一升厚朴三兩茯苓四兩生薑五兩蘇葉二兩上五

味以水一斗煎取四升分溫四服日三夜一服

婦人臟燥藏屬陰陰虛而火乘之則為燥不必拘於何臟而既已乘燥則病證皆同但見其悲傷欲哭象如神靈所作又見其

數欠喜伸現出腎病所以然者五志生火動必甘麥大棗湯主之此為婦人臟燥而出

其方治也麥者肝之穀也其色赤得火色而入心其氣寒乘水氣而入腎其味甘具土

味而歸脾胃又合之甘草大棗之甘妙能聯上下水火之氣而交會於中土也甘麥

大棗湯方 甘草三小麥一大棗十枚 上三味以水六升煮取三升分溫三服亦補脾氣

婦人吐涎沫上焦有醫者不與寒飲也 反下之則寒入而 心下即痞當先治其吐涎沫以 小青龍湯

主之俾外寒內 涎沫可止止後 乃治其痞亦可如傷寒表解乃 瀉心湯主之此為吐涎沫

與痞兼見而出先後之方治也 小青龍湯方肺方見 瀉心湯方見驚

婦人之病所以異於男子者以其有月經也 因虐日積冷日結氣 三者或單病或兼病或

偏勝而為其因月經而致病則有三 大綱曰因虐日積冷日結氣 三者或單病或兼病或

病勝則為此病則有三大綱曰 因虐日積冷日結氣三者或單病或兼病或

發至有應年 大抵氣不足則血寒由是冷侵積氣者不 結胞門為寒所傷 傷由內而

連外經絡凝堅經水之源頭受傷則病變無窮 在上肺胃受之若客寒而 嘔吐涎唾或久

變熱盛矣然又有上中下之分其病 在肝脾受之盤結或繞臍寒症或

傷肺則成肺癰其形體受損則一而為寒為分 病在中肝脾受之 盤結或繞臍寒症或

為兩脇疼痛與之胞官臟相連 為病也或邪氣結為熱中 寒相搏痛在關元 脈出現數身熱而

無清爛與瘡其肌燥狀若魚鱗 偶逢時著男子非止女身此熱之為病也 所以然者何義

是也中氣素熱者寒旋變熱所謂邪從熱化是也 病若在下而歸腎症却 未多經候不

勻令陰中 掣痛少腹惡寒或上引腰脊下根氣街 氣衝急痛膝脛疼煩 益以腎藏為陰之

之大絡並起於奄忽眩冒狀如厥顛 所謂陰病者下或有憂慘悲傷多嘆 所謂病在陰則

樂也總而此皆帶下非有鬼神 言病在帶脈之下為陰非後久則肌肉羸瘦 氣則脈虛多

寒統計十二癰九痛三十六病 千變萬端審脈陰陽虛實緊弦行其鍼藥治危得安其雖